



内蒙古短篇小說選

NEIMENGGUDUANPIANXIAOSHUOXUAN

责任编辑 李庆通

封面设计 郝志刚

统一书号：10089.202

每 册： 0.90元

1980

内蒙古短篇小说选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1981·呼和浩特



数据加载失败，请稍后重试！

愿草原开出更多更新更美的花

(代序)

孟和博彦

近四年来，我区的短篇小说创作是十分活跃的。为便于集中阅读，中国作家协会内蒙古分会编了《1980年内蒙古短篇小说选》。这些作品大部分选自我区（包括自治区和各盟市）的文艺刊物，有少部分则是从全国报刊和某些兄弟省市的文艺刊物上选来的。在作者里有我区的老作家，也有在五十年代、六十年代崭露头角，经过“十年内战”后又崛起的中年作家，尤令人高兴的，这里有许多是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以后，特别是在近几年才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，他们一经出现，便以自己独特的观察生活方式和艺术才华，为内蒙古的小说创作增添了新的生命力。总之，这本选集可视为我区各个兄弟民族老中青作家优秀短篇作品的荟萃，或许会有所疏漏，但还是大致可以看出我区短篇小说作者的阵容，及他们的劳动成果。做为这本小说集的头一个读者，我想借此书和广大社会读者见面的机会，谈些个人的感想，

内蒙古作协分会曾先后编过三本小说选集。第一本成书于1957年，那是为配合纪念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十周年而出的；第二本成书于1962年；第三本就是现在出版的这个集子。和前两个集子比较，那两本选集中间相隔的时间是五年，而这个集子和1962年

那个集子相隔的时间竟长达近二十年之久。仅这一点便可以看出来，由于“史无前例”的“十年内战”，我区的文学事业是在渡过怎样一段漫长的历史岁月（几乎等于一代人的时间），才重又得到复苏。也正是为着这一点，因此使这本选集的内容、思想，乃至在艺术风格上，都和过去有着明显的不同。因为以前的那些作品大致都属于新生活的赞歌。是反映了那个历史年代特征的。而现在这个集子里包含的思想内容，就比那时要广泛、深刻多了。在作品中所反映的矛盾冲突，也比那时要尖锐、复杂。特别在作品的数量方面，更大大超过以往。这说明在党的“三中”全会以后，我区的文学创作又进入一个繁荣兴旺的时期，是一件极为值得祝贺的事情。

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源泉。做为观念形态的文艺，对于现实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一切，自然不会采取漠然置之的态度。尤其，如果把文艺也视为一种认识手段，那末对于认识的主体——人，即人的思想、感情和命运，乃至他们的喜怒哀乐、悲欢离合等，都不能不在这种特殊的思维（形象思维）活动过程中，留下深刻的印记。我想，这也许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文艺规律吧！简单说来，文学作品就是要写人的。而好的文学作品，则需创作出富有真情实感、有血有肉的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，并以此来感染和教育读者。

令人高兴的是，在看过《1980年内蒙古短篇小说选》之后，一个较为突出的印象是这些作品大都注意了刻画人。这里有身残志不残、在生活上不谋特权的边防站长、军分区付司令员海山（《在高高的哨塔上》），有在新形势下能够严以律己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的领导干部李亦民（《活力》），及老盟长麦达尔（《但愿从今后……》），还有热爱祖国山林的鄂温克族老猎人沙日迪（《森林里的梦》），以及心地纯朴善良的蒙古族莎仁老大娘（《莎仁大娘和她的哈日呼》），农村社员王双七（《大门初开》）……等。许多作者以鲜明的爱憎和刻意求新的

实践精神，向读者展示出丰富多样、具有不同个性的艺术形象。这些作品中的人物来自生活，他们来自现实社会的不同阶层，活动于不同环境的不同角落。他们有爱、有恨，有自己的理想愿望和生活情趣；他们用一种美的道德观念来约束自己，或舍己奉公，或富于同情心……。总之，这都是些活生生的人，因此读来感到亲切，耐人寻味。

当然，生活的真实并不等于艺术的真实。一般的社会生活，也不等于是文学作品。从文学史上看，许多成功作品的经验表明，对人物个性的描写，只有在特定场合（典型环境）才具有典型意义。也就是通常说的“典型环境的典型性格”。记得在极左思潮盛行的时候，一些人脱离文学描写的具体对象，片面地鼓吹什么“高、大、全”，不承认艺术典型上的“个性”。以至把“个性”同个人主义，即非无产阶级意识简单地加以等同，从根本上把创作引向绝路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，文艺界冲破种种左的精神束缚，解放思想，创作出了大量的好作品。但在近两年似乎又产生这么一种观点，即认为要求在文学作品中创作典型人物、典型环境，也是一种精神束缚。这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，都不符合文艺创作（特别是短篇小说）规律。事实上，在日常生活里既找不到具有“完全一致”的“共性”特征的“人”，也不会有所谓不受任何制约的，同社会全然无关的“个性”。由此看来，典型应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。不过，这种统一又应是十分个性化的，是通过艺术上的“这一个”体现出来的。我之所以谈到这一点，是因为从我区1980年的短篇作品中可以看出，许多作者确实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。如果谈到有啥收获的话，那末首先就是在塑造典型人物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。

我区1980年短篇小说的另一明显收获，则表现在题材、风格和艺术手法上的多样化。这种情况，在“四人帮”横行时自然无法比拟。就是在我区文学创作异常活跃的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，亦概莫能及。自党的“三中全会”以来，许多作者解放思想、勇于探

索、出新，因而创作出了象《活佛的故事》、《遥远的乡村》、《生命的旋律》……等，题材新颖、手法新鲜和富于哲理性的佳作。这些作品在刊物上发表时，已博得过读者的好评。其中有的作品（《活佛的故事》）还获得了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除这几篇外，集子里还收入一部分表现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痛苦遭遇，以及反映革命斗争历史或针砭时弊的作品。这些作品都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，用艺术的语言形象生动地反映出我区各族人民不同的生活侧面。限于篇幅，这里就不一一例举。

前面已经谈到，我区1980年短篇创作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，是大批青年、中年新作者的崛起。据了解，在这本小说集里所收集的全部作品中，青年、中年新作者的作品占一半以上。其中有一些作者，除已经提到的《森林里的梦》、《莎仁大娘和她的哈日呼》等外，象《春雪》、《伤口在愈合》……等作品的作者，大都是在近两年才开始发表作品的中年作者和二十多岁的文学青年。这些作者的特点是感觉敏锐、思想禁锢较少，他们或喜、或怒、或赞颂、或鞭笞，直视现实斗争，毫无虚饰，在作品中能够感受到新的气息。因此，对于这些作品的出现，可以说是给我区的短篇创作增光生色，为之耳目一新。

这本小说集在艺术上，也是很有特色的。就是说颇富有我区的民族、地方特色。这不单表现在一些小说的内容和题材上，大都反映了我区蒙古族、鄂温克族、汉族等各兄弟民族的生活。更主要的，是这些作品在对主题的挖掘和与之相联系的人物刻画、细节描写等方面，均未局限于罗列生活现象，而是对生活做了用心的提炼、采撷和加工，读时觉着自然。如果用一句话来加以概括的话，可以说是，见异采而无猎奇之嫌，感深沉而无造作之弊。此外，有不少作品在语言和艺术手法上，也表现出各有见长，相得益彰。这里需要提一下的是，有少数作品在艺术手法上显然是借鉴了西方的“意识流”。对于借鉴，我想还应该是本着党的文艺方针，既反对“生搬硬套”，也反对“民族保守主义”。只要能

够对一切外来的东西采取坚持“为我所用”，这种借鉴就应当受到鼓励。

总的说来，1980年我区的短篇小说创作，成绩还是很显著的。许多作者认真地清理二十年来的左的影响，以各不相同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受，向读者展示出自己的艺术才华。大有人才济济，果实累累之感。这就为我区短篇小说的进一步发展、繁荣，打下坚实、牢靠的现实基础。不能不被认做是一件十分值得祝贺的事情。如果说这里还有啥缺点或不足的话，那就是在有的作品里存在近乎自然主义的描写，或存在表现不够准确的地方。还有的作品调子有些低沉，缺乏鲜明的时代感。社会主义文学不同于历史上任何时期的文学，从根本上说，它反映了一种历史的必然，较过去的一切文学更具有自觉性。因此，也就理所当然地要求它能够向人们提供更多积极、向上的精神产品。当然，这仅仅是笔者的初步印象。实践证明，要对一篇作品做出公正的评价，最终还是要受到历史的考验。我国的一位大作家说的好：“研究、观赏文学作品，必须读者自己去阅读，分析，别的人是很难代庖的。”（见《少数民族短篇小说选》序）广大读者，是一切文学作品的最公正的欣赏者和鉴定者。

应该充分肯定的是，我区的短篇小说创作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。只要在这个基础上再接再厉，相信在不太长的时间里，定能继续做出新的贡献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，为社会主义服务。

愿草原开出更多更新更美的花！

1981年4月于呼和浩特

目 录

- 愿草原开出更多更新更美的花(代序)……………孟和博彦(1)
- 森林里的梦……………〔鄂温克族〕乌热尔图(1)
- 在高高的哨塔上……………郭增生(16)
- 莎仁大姐和她的哈日呼……………赵玉衡(32)
- 活佛的故事……………〔蒙古族〕玛拉沁夫(43)
- 活力……………张志彤(53)
- 春雪……………〔蒙古族〕伊·布勒固德(66)
- 遥远的乡村……………沙 痕(79)
- 但愿从今后……………〔蒙古族〕敖德斯尔(95)
- 信心……………杨 啸(112)
- 关卡……………〔蒙古族〕照日格巴图(127)
- 光棍儿梁春娃……………廖希庵(141)
- 生命的旋律……………〔蒙古族〕卓·格赫(157)
- 弥勒佛……………王 栋(163)

还是那匹马·····	张时鲁(180)
盗马人·····	张作寒(199)
福鱼儿·····	谷丰登(207)
四化老汉·····	〔蒙古族〕毕力格太(218)
有这样一个夜晚·····	王星之(230)
药引子·····	〔蒙古族〕莫·阿斯尔著 〔蒙古族〕玉 英译(239)
创伤在愈合·····	江 浩(249)
大门初开·····	王之义(265)
青山酒家·····	李 尧(278)
塞夫·····	〔蒙古族〕云大建(289)
兑现·····	山 海(293)
三声迎新炮 一顶破毡帽·····	武 翔(306)
行路难·····	张长弓(316)

乌热尔图〔鄂温克族〕

森林里的梦

明亮的秋月绽开浑圆的笑脸，温柔地轻抚着沉静下来的山林，月光下的树木、小溪、山岩变得十分安静，象一群入睡的孩子，横七竖八，在地面上投下了各种各样的身影。阵阵夜风轻吻着桦树的枝叶，发出奇妙的声响，仿佛是飘袅而来的乐曲。

这片被温柔沉静的桦树林环抱的空隙中支立着一座低矮的桦皮帐篷，象个孤零零的松蘑。帐篷里升腾着一堆篝火，微弱的火苗被夜风挑逗得顽皮地伸动火舌，柴烟恋恋不舍地在帐篷里盘绕。

火堆旁仰卧着一个人，这是鄂温克老猎人沙日迪。他很疲劳，布满皱纹的脸在火光的跳跃中显得苍老、安详；眯了起来的双眼，若有所思地凝视着一个方向。此时，虽然森林早已安静地入睡了，他却没有一点睡意。他清楚地记得，自己是怎样挣脱小孩子银阿那恋恋不舍的小手，避开儿媳妇安塔那噙泪劝留的双眼，固执地离开了已经变得闹哄哄，乱糟糟的村庄，离开了他那温暖的家，独自来到了这片他游猎了大半辈子的幽静的山林，支起了在仓库里存放了十多年的破帐篷，住了下来。

“……五……六……十……对，来这几十天有啦。”他低沉地自语着，眨动了一下干涩的眼皮。

夜风奏起轻柔的音乐，轻轻地送进他的心里，使他感到轻快和舒畅。他挪动一下身子，仔细地倾听着那大自然的催眠曲。

他被那绵绵的充满生命活力的声响陶醉了……他听到了一支激动心灵的歌。啊，那是她的老伴，在她年轻的时候，给他生了

第一个儿子奔布后，经常唱的歌。歌声越来越清晰了，声音那么轻柔，象一股山泉在身旁畅快地流过：

波悠，波悠，我的宝贝，
星星睁开了眼睛，
小鸟闭上了嘴，
夜色多么美。
波悠，波悠，我的宝贝，
月亮对你笑，
森林伴你睡，
睡吧，我的宝贝
……

他带着欣慰的面容，欣赏着出现在他脑海中的图影：

小奔布白嫩的小脸，黑闪闪的，象珍珠一样的眼睛，淡黄的绒毛。哟，多么可爱的小脸蛋啊，他娇小的身体被鹿皮包裹紧紧地绑在摇车里，摇车挂在一丫粗壮的树枝上；树旁站着孩子的母亲，那时她是那么年轻，那么美丽，她正弯腰用木牙刀刮着一张鹿皮，鹿皮揉得软绵绵的。她不时停下来，轻轻地推一把摇车，摇车轻悠悠地荡着，上面系结的玛瑙石，雄獐牙，松鸡爪，鹿蹄壳互相撞击着，发出清脆动人的声音。一缕缕青烟在摇车周围缭绕，白色的蚊烟象晨雾一样，那些可恶的蚊蠓吓得躲得远远的……

“唱吧，我爱听，睡吧，孩子……”这是沙日迪心里的祝愿。

他活动了一下麻木了的右腿。唉，眼前的一切都消失了，思绪扯断了。

他抬头仰望帐篷顶，透过那残缺的窟窿，望见了两颗镶在墨蓝色天幕上烁烁闪耀的星星。

“星星啊，星星……都说你象山里人的眼睛，可谁的眼睛呢？……”他心里想，“是象眼睛啊，那是小奔布的眼睛。”

他看见小奔布连蹦带跳地朝自己跑来，牵着他心爱的小驯鹿

崽，他眼睛象亮晶晶的黑宝石，脸上沾着几根驯鹿脖子上的白毛。孩子扑到他的怀里，捧着他的脸亲着，吻着。忽然——

“阿敏^①，你的脸不好，你看我的脸。”小奔布拍拍自己光嫩的小脸蛋，闪动着敏慧而美丽的大眼睛。

“阿敏小时候淘气，在林子里跑，让蜘蛛网沾在脸上！”父亲编织着美丽的故事。

“我不信，我不信，”小奔布撅起小嘴，“你的眼睛象天上的星星，这么亮！”

“我的宝贝，你的眼睛也象天上的星星啊。”

……

沙日迪感到些许凉意，坐了起来，披上犴皮上衣，拿起两块堆在脚边的木料，添在火堆上。火劈劈啪啪地燃旺了。他呆滞地望着火苗，从那跳跃不定的火光中继续追寻着往事的踪迹……

那是十五年前的事了。

猎狗的狂吠声，在黄昏的密林中传得很远。

围在篝火旁的猎人们吃着烤得喷香的鹿肉，谈着各自的稀奇古怪的狩猎故事，猎狗的叫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，凭经验，他们判断出这是在向一个陌生人围叫。

迎着几条左挡右冲的猎狗的围攻，毫不畏惧地朝篝火走来的是一个魁梧的山外人。

沙日迪借着昏黄的暮色打量着这个穿着整齐的干部制服的人。

来者恭敬地用鄂温克人传统的礼节逐一问候，仔细端详着每一个人。

沙日迪猛地认出了陌生的客人，奔上前去：“奔布，我的儿子！”他声音在颤抖，分别了八年的儿子，这么突然地站在他的面前，兴奋得他紧紧抓住儿子的手臂，好象怕他突然飞去。

儿子注视着父亲黑红的脸膛。“阿敏，你还这么硬实，手还

这么有劲……”

“怎么，攥疼了吗？……嗨，快点来呀！”他激动地朝帐篷喊老伴。他把儿子拉到火堆旁，按他坐下，顺手添了两块木料，火着得更旺了。

“孩子，孩子，你回来啦，你成大人啦！我已经打过八季鹿茸了，山坡上的杜鹃花也开过八次了，我等了八年啦，……”沙日迪的眼睛湿润了，“孩子，还生我的气吗？”他盯着儿子的眼睛，用发颤的声音问。

奔布摇摇头。“干啥呀，阿敏，还怕我跑吗？瞧你，一直没撒开我的胳膊。”儿子英俊的脸上漾着真诚的俏皮的笑容。

火堆旁的猎人们都乐了，沙日迪放开了手。奔布见过母亲和小弟弟，把带来的礼品，摊放在猎人们的面前。

他咬了口递给他的一串烤鹿肉，笑嘻嘻地对众人说：“阿敏真怕我再跑了，我已经跑过两次啦！”

“你说说为什么跑的？”

奔布把带来的美酒斟在木碗里，双手敬给猎人中的长老。

“第一次跑，是我十二岁那年；对吧，阿敏？你打了一头野鹿，我牵了五头驯鹿去驮，回来的路上遇到了安达克②，他说自己有个宝壶，只要在空中一晃，就能倒出酒来，我信以为真，就用阿敏打的‘迪根蔓’③，换回了那个宝贝酒壶，回到家结果挨了一顿痛打。对吧，阿敏？那次打的真狠，现在想起来，还觉得疼呢！第二天我就偷了阿敏的猎枪跑了，一跑就是两个月，回来的时候背上扛着‘扭根蔓’④，路过神山的时候，看见额妮⑤挂在神树上为我追魂的布条，我笑了。我想，要是晚上回家，阿敏一定会把我当成小鬼撵出来的……”

奔布说得人们都笑了。“那么第二次为啥又跑了呢？”有人颇有兴趣地问。

“第二次，那是工作队进山，是四七年……”

“孩子，那年你才十三呀！”奔布慈祥的额妮轻声插嘴说。

“对。那年工作队顶着风雪进山，找到了我们鄂温克人，给了粮食、布匹，还为我们治病，对吧，阿敏？……”

“那是从太阳升起的地方吹来的春风啊！”沙日迪由衷地赞叹说。

“……和工作队分手的时候，我拽着王队长的衣襟，要他带我去参加工作。阿敏说啥也不同意，那时候，阿敏呀……”。

“咳！”沙日迪干咳了一声。

“……阿敏攥着我的手，生怕我跑掉，走了一天都没撒开。可我还是一个劲央求让我跟工作队去。阿敏生气了，对我喊起来：‘你去吧，小兔崽子！到山外有你好的，你没见过牛在地里拉犁吧？那你就去试试吧！你再想吃鹿肉，喝鹿奶，穿鹿皮衣，做梦去吧！’阿敏打了我一个带响的嘴巴，这可好，我一下象小鹿似地穿进林子，象鸟儿似地飞了！……”

“说吧，说吧，孩子，后来呢？”沙日迪着急地追问。

“后来，我参加了土改工作队，懂了很多革命道理。解放后，我被送到人民大学学习，那儿有汉族、蒙古族、达斡尔族、鄂伦春族的兄弟，都是青年人……”

“哦，你们象没驯过的二岁子鹿，先驯驯，再驮东西。”不知谁小声开了句玩笑。

“不，我们象在一个柱⑥里断了脐带的奴坤⑦一样生活在一起……”

额妮凑在儿子身旁担心地悄声问：“孩子，你还走吗？”

“要走的。不过，这次不会走远了，额妮，放心吧。”奔布激动地站了起来，提高声音说，“我告诉大伙儿一个好消息，人民政府已经决定给我们游猎的鄂温克人、鄂伦春人盖房子，建新村！……”

“真的！”

“真的？”猎人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“那我们要凑多少鹿茸……”有人不放心。

“不，这是国家出钱，专门为我们盖的，这是党中央制定的民族政策。”

“民族政策，……”沙日迪喃喃地重复着这句陌生而又觉得亲切的话。

“安塔她们部落也搬来了，我让人去找她了；孩子，她在等你，等了八年呀，你俩结婚吧……”善良的额妮亲昵地偎依在儿子身旁，向儿子絮絮地诉说着。

奔布微笑着点头。“不过，我明天就得走，额妮。”儿子抱歉地说。

“干啥这么匆匆忙忙的，象只鸟，刚刚落在窝里又要飞？”猎人长者取出桦皮烟盒，抹了一指口烟，不解地问。

奔布压低了声音，羞涩地说：“尊敬的合克^⑧，我当了兴安旗的旗长了。”

“噉——！”篝火旁的人们顿时欢腾起来。“我们鄂温克人也有博恩^⑨啦！”

“你管的人，有咱们部落的人多吗？”

“兴安旗有多大呀？”

“那些大民族的汉人，蒙古人，达斡尔人，你都能管吗？”

小伙子们手舞足蹈，围着他七嘴八舌。

沙日迪兴奋得象喝了最醇美的越桔酒，脸上泛着红光，自豪地对身旁的人说：“告诉你，我十二岁用别力弹克^⑩打头鹿，十三岁打公熊；奔布这小子，比我还强哪！”

这天晚上，部落里的猎手们为奔布准备了新房——在小河畔支起了崭新的帐篷，选准了送给新婚夫妻的驯鹿。一切都是按照老规矩准备的。婚礼的篝火多旺啊，点起一堆又一堆，火花照出了树影，映红了山峦。

……火燃得很旺，幻动着的火光照着俨然端坐的沙日迪，好似一尊铜像。沙日迪脸和胸被烤得发热，他伸出粗糙的大手，摸